

上册



我是在爱他，
也是在自救。

小泪痣

鹿灵 著

我对你不是一见钟情，
是每一见都钟情。

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小泪痣

鹿灵 著

[上册]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小泪痣 / 鹿灵著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8. 4

ISBN 978-7-5552-6623-5

I. ①小… II. ①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12586号

书 名 小泪痣

著 者 鹿 灵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郭林祥

责任校对 耿道川

特约编辑 崔 悦 倪 静

装帧设计 千 千

照 排 梁 霞

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15

字 数 3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6623-5

定 价 55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青春文学

第一章	不是一见钟情，是每一见都钟情	1
第二章	喜欢她，我名字倒着写	32
第三章	我认为你在调戏我，这样不行	71
第四章	她没你好看	112
第五章	打电话给你，只是因为我想	150
第六章	不要走	189

第 七 章	我很喜欢你	237
第 八 章	学霸的底气	267
第 九 章	他在全校师生面前写下：息火尤三	305
第 十 章	蛋糕是你的，你是我的	346
第十一章	最想要去的地方	392
第十二章	一期一遇，一生一世	422
番 外 一	有关旅行的二三事	459
番 外 二	关于婚后的二三事	464
番 外 三	关于包子的二三事	470
后 记		472

第一章

不是一见钟情，是每一见都钟情

“等一下，等一下！还有一个没上车！”

林盏刚找到位置卸下画袋，还没来得及坐下，车猛地急刹了一下。

关上的车门砰的一声打开，有个女生火急火燎地抓着扶手，顺着阶梯跨上来。

恰好林盏旁边有空位，她顺势抓住座椅坐了下来，一面拿手扇风一面庆幸道：“幸好赶上了，这车半个小时才来一班，没赶上就要晒死在公交站了。”

这话没错。

3路公交因为途经的都是老旧城区，居住的人少，现在因为拆迁，人也都陆陆续续地搬走了。

眼见着车越来越空，发车频率自然就减少了。

不知道这女生上来是要去哪。

女生环视周围，除了几位稍年长些的，年轻人就只有她和林盏了。

她露出贝齿朝林盏笑了笑：“好像都没有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坐3路，你是要去干吗？”

“去一水街，”林盏也礼貌地笑了笑，指指自己的画袋，“我去画画。”

“你是画画的？好厉害！”女生双眼放光，“去一水街吗？一水街那边不都被拆成废墟了吗？”

林盏笑：“我就是去画废墟的。你呢？”

“我？”女生指指自己，摆摆手，“我没你那么厉害，我去原来住过的地方附近，买煎饼馃子吃。”

林盏点头表示了解。

身边女生好像在跟人聊天，没过一会儿，朝那边恼羞成怒地喊道：“你才是猪精！我这叫对食物怀有敬畏之心，懂不懂？”

林盏倚在被太阳晒烫的栏杆边，在午后的倦怠里昏昏欲睡。

车厢里的提示音乍然响起：“一水街，到了。”把林盏从蒙眬的边缘拉回来。

林盏揉了揉眼睛，拿好画袋下了车。

公交绝尘而去的刹那，站在地表温度破40℃的一水街，林盏脚底发烫，环视四周。

这里四下无楼房遮挡，更遑论树木，有的只是断壁残垣。

林盏的夏困被蒸发得一干二净，倏然清醒，甚至让她有种想哭的冲动。

太、热、了。

林盏认命地架好画架，颜料放一边，笔扔进水桶里，用随身携带的矿泉水填满水桶。

她画的是海面与废墟，需要极度静谧的心态才能创作，为此她特意中午请假来一水街实景取材，就为了画得更好。

是，她现在是看到实景了，但是也因为高温，变得燥热不堪，让她完全无法沉着作画了。

林盏不知该哭还是该笑。

正当林盏对着画架发呆，思考怎样才能寻找到静谧时，突然有个东西滚到了她的脚下，把她惊了一下。

林盏低头，发现是一个迷宫球。

迷宫球的透明球体里轨道错综复杂，呈立体式环绕。轨道里有颗操控的小铁珠，可以把它从起点顺利操控到终点。

林盏捡起球，听到旁边有个小男孩儿问：“好看阿姨，可以帮我走迷宫吗？”

林盏皱眉，严肃地纠正：“叫好看小姐姐。”

男孩儿顺从地叫过之后，林盏就开始走迷宫了。

奈何她现在被骄阳烤得心浮气躁，就连海面和废墟都画不出一笔，更别说需要耐心和沉着的走迷宫了。

林盏正想着怎么开口时，男孩儿像是看到了什么，从林盏手里拿过球，往路口跑去。

林盏抬头时，正巧吹过一阵凉风，凉风带着湿润的凉意，拂过她的发端。

有人从路口走来。

林盏起先只能看到那人模糊的身材比例，宽肩、窄腰、长腿，线条流畅的手臂。

男孩儿高举双手，向那人提出请求：“好看小哥哥，可以帮我走迷宫吗？”

林盏虽然只看了一眼，但能明显感觉到来人身上的气质高冷，不像是会为了这种事驻足的人。

那人俯身接过迷宫球，虽然没说话，但很明显，他是在帮男孩儿走迷宫了。

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？

林盏走上前，本来只是觉得他的冷静对她有种吸引力，但当距他两步时，林盏停了下来。

林盏是干美学的，令人惊艳的画面会让她过目不忘。

他的衬衫被骄阳揉出淡黄，衣袂随风猎猎飘起。

他长睫如扇，鼻骨高挺，嘴唇偏薄，每一处都是造物主偏心的产物。

他柔顺的黑发随风而荡，发梢扫过他形状姣好的耳郭。

他垂眸操控，虽然站在燥热的空气里，但是冷静又沉着。

小男孩儿在顺利通关的那一刻高兴得几乎跳起来：“好厉害！”

林盏定睛看他很久，他感受到林盏的目光，也抬眼瞧她。

一刹那，仿佛有什么东西随着他抬眼的一瞬一同袭来。

林盏感觉像有一支羽箭，射穿了自己的心脏——一见钟情。

他的眼神深邃，像潜入深海才能观看到的景致——幽深的蓝，沉静、内敛、清冷，内里却暗流涌动，让人不自觉屏住呼吸，心跳加速，也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往更深处探知。

林盏感觉之前的燥热一扫而空，但取而代之的，是另一种躁动。

林盏感觉到，自己拼命想找寻的静谧，就存在于他的身上。

他手上还拿着东西，像是要去哪里。

见他抬脚走了，林盏拉住小男孩儿：“你帮姐姐看着东西，姐姐去就来。”

小男孩儿问：“你要去哪儿？”

林盏要去看看她的“希望之光”。

“希望之光”走进图书馆，林盏也跟进图书馆。

他站在第二个书架前，她就站在第二个书架后。

她自排列的书中探出头，扶住书脊边缘抬头去瞄，冷不丁碰到一根冰凉的手指。手指错过她小拇指的肌肤，抽走一本厚重的书。

二人之间忽然就没了阻挡。

她急忙要躲，却似乎早就被他洞悉一切。

他眼角余光浅浅掠过她，不带任何情绪，像极寒处无法采撷的花，气质凛冽。

林盏脸颊发热，随手抽了本与美术相关的《绘画大赏：细微之处见精品》，意思意思地翻了两页。

林盏越看越觉得眼熟，发现第五幅作品是自己之前在比赛的时候画的，底下的简介里，还称这幅作品画面精美。

“希望之光”读了40分钟的书，最后动作很轻地把书放回原位。

林盏差点没注意到，幸好在他下楼梯的时候及时看到，于是急忙放下书飞奔进了电梯。

电梯门打开的瞬间，“希望之光”消失在拐角处。

想躲她？

没那么简单。

林盏加快脚步跟上，发现这是条小巷子，很窄，只能容下一个人。

而小巷子的入口处，被人用一块大石头堵住了。

林盏不疑有他，看着前面越走越远的身影，没来由地一阵慌乱，赶忙俯下身，将大石头移开。

林盏力气大，干这码子事就如探囊取物一样轻松。

但前面，沈熄的身影却是一滞。

偷偷跟在他身后的女生不在少数，每当他发现，就会走到这个地方，用准备好的大石头把巷子堵住，再绕回家。

这么做虽然麻烦些，但好在很有成效，那些女生见到大石头，多是悻悻踢上两脚，然后负气离开。

感受到身后的人轻松移开石头，然后轻笑着拍了拍手，沈熄只觉太阳穴突突直跳，抬手揉了揉，硬生生将“你是怎么把东西移开的”吞了下去。

他停下了脚步，回头对身后的纤细身影问道：“跟了我这么久，你下午不用上课吗？”

“完了，”林盏把头埋在臂弯里，跟郑意眠抱怨道，“他肯定觉得我是个跟踪狂了，怎么办？”

郑意眠听了她对中午事件的描述，想了想，十分真诚地问道：“难道不是吗？”

林盏一哽，这才不服道：“我那是浸淫在艺术中好不好？你想啊，我连我的颜料和天价画笔都弃之不顾了，足见我对艺术的热爱。”

郑意眠纠正：“是对美色的热爱吧？”

“肤浅，庸俗。”林盏敲桌强调重点，“是因为我……”

她说过三遍，郑意眠已经能倒背如流了：“是因为你要画的那幅画需要一种沉静的氛围，但是你实在感受不到，只有在‘希望之光’的身上才能感受到。”

她们不知道对方叫什么，就索性叫他“希望之光”了。

孙宏就坐在她们旁边，自然把事件的来龙去脉听了个清楚。

他摸着下巴小声道：“林盏，你试着往好的方面想，也许以后你们就再也见不到了呢？怎么样，这么一想是不是开心多了？”

林盏的脸立刻冷下来：“……”

郑意眠：“你别听孙宏胡说，他故意惹你生气的。我觉得你们应该还能见到，也许那个男生就是本校的呢？”

“这我知道！”孙宏自告奋勇，“我们学校有个气质又冷又帅的，叫……”

郑意眠撇嘴：“你不会要说你自己吧？”

孙宏：“那我自愧不如，一班有个叫沈熄的，人家那是高岭之花啊。上回跑1000米，我第二，多少女生抢着给我送水啊，都快成事故了。”

林盏冷着脸：“说实话。”

孙宏赔笑：“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沈熄在那个地方等自己兄弟下一场比赛，她们是给他送水的。我挤破重围去看了一眼，那家伙，长得真是好看，我一个男的看了都觉得帅。”

“我觉得以你的颜值，绝对可以拿下。”

林盏重新拿起画笔和小刀，把笔削尖了，这才说：“八字还没一

撇，人家在不在这里读书都是个问题。”

沈熄的名字她听过，是崇高的风云人物之一。

虽然在同一所学校，但林盏对这些事从来不上心，大多数时间她都在离班级比较远的画室里，集体活动她也总是站在后面，对沈熄这个人，自然是只闻其名，未见其人。

当然，最重要的是她不想看。

学校盛传已久的沈熄和梁寓，她都没见过。

孙宏看她这样子，一脸见了鬼的表情：“林盏，你那是为情所困的表情吗？我还只见过别人被你困，没见过你被困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尖着嗓子，有模有样地学林盏拒绝别人——“不好意思，我暂时没有那方面的想法。”

孙宏的声音有点大，惹来教室里一些人的恶意起哄：“孙宏，哪方面啊？”

孙宏：“滚滚滚，老黄马上要来了，我看你还笑得出来不。”

黄桊跟陈丽秀一路有说有笑地谈论孩子们的学习成绩，他们都是崇高艺术班的班主任，这回学校组织的考试，两个班考得都不错。

陈丽秀看着手中的成绩单，满面笑容：“我们班好几个250分以上的，240分、230分的也有，就是有几个还没及格，两极分化太大了。”

300分满分，色彩、素描、速写三科每科100分。

黄桊叹气：“我们不也是，好几个现在才考150分。”

陈丽秀卷起成绩单，夹在书页里：“你们班有两张王牌呀，郑意眠和林盏这回考得怎么样？”

说到这两个，黄桊笑得鱼尾纹都出来了，满足道：“郑意眠第一，270分，林盏255分。”

陈丽秀赞叹道：“郑意眠不错，发挥稳定，联考最爱的画风。林盏这种个人风格强烈的，虽然分数不会特别高，但是容易拿奖。”

说罢，陈丽秀这才倾身问黄桊：“上次那个比赛全校一个名额，给

林盏了，成绩如何？”

黄桊笑：“你们啊，表面上装作不关心，暗地里不知道多在意。林盏这孩子好强，压力大，那段时间每天都在熬。”

陈丽秀：“谁让她是林政平的女儿……结果如何，拿到奖了吗？”

黄桊：“拿到了，一等奖。”

黄桊进班的时候，班上安静极了，只有画画的沙沙声，这让他很高兴。

他看了看林盏和郑意眠的画，止不住地在后面点头，笑容也越来越大。走到孙宏旁边的时候，黄桊幽幽叹气。

孙宏急忙把林盏给他画的那张钉在画板上，却被黄桊一眼看出来：“别装了，这又是林盏画的吧？”

孙宏笑：“老师你也太有眼力了吧。”

“你这孩子，没大没小的，”黄桊抬手敲他的脑袋，“看你画的这手……”

孙宏明了地接话道：“跟得了癫痫似的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”

班上一阵哄笑。

孙宏眼尖，一下看到黄桊手上的成绩单和奖状。

他自然不想那么快知道成绩，看着奖状叹道：“谁又拿奖了啊？这么给我们黄老师长面子！”

林盏的手一顿，一口气提到嗓子眼——要来了。

黄桊笑道：“得奖了是好事，大家恭喜一下林盏同学，金绘奖竞争非常激烈，一等奖全国只设立了三个，林盏占了其中一个！掌声祝贺！”

班上传来窃窃私语声，而后，大家一同转身，向林盏投去“注目礼”。

画室的灯光不明不暗，却恰好能勾勒出她姣好的轮廓线条。

林盏的轮廓线也像是被人画出来的，苹果肌处微微上浮一点，向下描绘时轻缓地向内收。

不同于人造类浮夸的下巴，林盏的脸虽小，却是莹润小巧，丝毫不刻薄也不尖锐，而是透出一股蓬勃的少女感。

她一头齐耳短发，刘海儿薄而细碎，是学生时代少有人敢尝试的发型，因为这种发型太考验颜值了。

她的瞳孔呈棕色，眼神总是明澈透亮，双眼皮从眼尾处划开，弧度和大小都恰到好处。

她有神的右眼下，缀着一颗浅浅的小泪痣。给她整个人在柔美的基础上，又添了一丝美艳。

就是有人这么受宠，画画得好，长得还跟从精修图里出来的女星似的，虽然她力气大，但人家偏偏就是体型匀称，身材也很好。

林盏上前接过奖状。

黄桊点头：“继续努力呀，更多大奖等你去征服！”

林盏还没来得及客套，便听孙宏大吼道：“那可不！高手千千万，盏姐一锅端！”

大家笑作一团。

“孙宏，你最近文化水平见长啊，还会写诗了。”

“不得了了，以后孙大哥是我们班文化课扛把子了。”

“人家只夸自家女神的，是不孙宏？”

黄桊报过大家的分数后，又开始了老生常谈：“画画这件事是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你们平时要多练，看人家林盏和郑意眠，哪天不是笔不离手的？素描、速写都可以向她们俩学，但是色彩一定不能学林盏的。”

黄桊把郑意眠的画板举起来：“看到郑意眠的了吗？这是联考的画风，要亮，暗部跟亮部对比要拉开，前后也要拉开，不准给我画灰了。郑意眠这几个水果画得真是太好了，看人家这个苹果跟梨子，色相啊……”

林盏不恼，因为她跟郑意眠的画风本来就不一样，她适合校考，郑意眠适合联考。

一开始，黄桊真的试过各种方法想让她换一换画风，但适得其反，想到她这么画也能拿高分，黄桊到后面也就不再管了。

放下郑意眠的画板，黄桊走到林盏身后，笑着说：“每次看林盏的画，都有种劫后余生的灰败感，但是在灰败里面，又有点生机，挺有意思的。”

林盏画面偏暗，而且爱用灰色，但由于整体协调得好，每个水果的颜色和形状都很契合画面，一点都不突兀，反而很好看。

黄桊每次看完她的画，总是要叹一声天赋的厉害。

他又扫了一眼郑意眠工整明亮的画面，又觉得各有各的好。

画画嘛，总是要百花齐放才有味道。

林盏后来又去一水街蹲过几次点，一样的位置、不一样的位置，甚至连小巷口她都蹲过了，结果一无所获。

“希望之光”没有再来，她的画面也没再续上一笔。

无望的守候中，林盏终于决定先不等，将那幅画收了起来。

她总感觉，他们一定还会再遇见的。

“美术馆的征稿上上周结束了，”郑意眠提醒她，“都十几天了，还没蹲到‘希望之光’吗？”

林盏放下画袋，颓丧地点点头：“他比明星还难等，明星起码还有行程呢。”

郑意眠替她担忧：“那怎么办呢？你不参加征稿了吗？”

“我有存稿啦，”林盏说，“早就交了另一幅上去。”

郑意眠放了心，扭头继续做题：“那就好。”

孙宏探了头过来：“这么着急，要不带你们去一班看看那个高岭之花？”

林盏埋头写题：“不去。”

按照初遇的情况来看，“希望之光”周二下午第一节应当是没课的，而一班是魔鬼尖子班，每节课都全员到齐。再加上，那次见面“希

望之光”并没有穿崇高校服。故而这么一推测，那个叫沈熄的，一定不是“希望之光”。

相安无事地过了几天，周五下午，黄柳说要带他们去W市美术馆看画展。

收拾好东西，林盎、郑意眠、孙宏先在门口等大家。他们班门口恰好对着个楼梯，有个人风风火火地从底下冲上来，差点把郑意眠给撞倒，幸好林盎拉了她一把。

林盎随着他跑步的方向看过去：“干吗呢这是？跟逃跑似的。”

跑上去的男生理了寸头，嗓门很大，他们这边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“班上还有人能出吗？李诚拉肚子不能去了，还有谁能解说？”

搞得很大的阵仗，林盎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。

她问孙宏：“你不是号称‘崇高百事通’吗？这个怎么回事，这男生在着急什么？”

孙宏：“我没听清，他刚刚说谁的名字来着？”

林盎：“李诚，我不认识。”

孙宏在脑海中搜寻了一番，又仰着脖子往那边看了看，笃定地说：“应该只有一件事。W市美术馆不是在咱们旁边嘛，还跟我们学校经常有些合作什么的。这次上级领导来视察，看完我们学校想去美术馆，我们学校就派了个学生来解说，聊表心意嘛。谁知道后来怎么弄的，还有人跟着拍摄，可能要上电视。”

“这个李诚普通话标准，表达能力不错，学校就选他当解说了。可能他刚刚拉肚子不能上了吧，学校就派人去一班问问，看有没有人能上。一班是尖子班嘛，代表学校水平的。”

林盎挽着郑意眠，轻飘飘地说：“学校也是敢想，随便拉个人就去解说？”

那么大的场合，没有提前排练，没有提前背词，且不说需要多强的文字功底，光是众人投来的目光和压力，就能让人喘不过气来，轻则脸

红，中则结巴，重则一边脸红一边结巴着不知所云。

林盏很清楚压力这东西有多可怕，她不觉得有谁能够胜任。

“这就不该我们管了。”孙宏有些兴奋，“哎，沈熄在这个班上啊，搞不好等下可以见到呢。”

林盏低头玩手指：“他跟我又没关系。”

孙宏叫道：“沈熄！沈熄出来了！”

林盏不甚在意地抬起头，却当场愣住。

她的“希望之光”穿着崇高的校服，从一班走出来。

他站在门口，身姿挺拔，像一棵能给人荫底的树。

身后传来女生的惊呼：“沈熄上吗？这么厉害？”

身后的惊呼一浪盖过一浪，林盏不知为何，也跟着她们亢奋起来，心脏猛烈跳动。

接二连三的惊喜在她身边发生——“希望之光”不仅是沈熄，而且跟她只有一个教室之隔。

而且，她中意的这个人，今天确实就是崇高的“希望之光”，他要力挽狂澜，在紧要关头去美术馆做解说员。

这就像开宝箱一样，你因为宝箱华丽的外壳而驻足，心中正惶恐宝箱内一无所有时，却发现里面都是稀世奇珍，熠熠生辉。

巨大的对比，让林盏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惊喜。

林盏拉着郑意眠，眨眨眼，小声又张扬地说：“沈熄就是‘希望之光’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郑意眠揉着被林盏抓痛的手腕。

林盏：“你知道怎么不告诉我？”

郑意眠：“……”

“林盏，”孙宏平复她的心情，“咱们带点脑子行不行？很明显郑意眠是刚刚才知道的，你看你那个反应，很容易就猜到了。”

林盏：“……”

孙宏：“我就说要你看看沈熄吧，你非不看。刚刚是谁说沈熄跟自